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L'INUTILE BEAUTÉ

空有玉貌

La victoire fort élégante, attelée de deux chevaux, arriva à la porte de la prison. Elle était conduite par un valet de pied, qui, tout en marchant, regardait à droite et à gauche, et se disait : « C'est là que se trouve la prison. »

Le cocher de la victoire se pencha sur le prisonnier,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Le prisonnier se pencha vers le cocher,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Le cocher se pencha vers le prisonnier,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Le prisonnier se pencha vers le cocher,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Le cocher se pencha vers le prisonnier,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Il se pencha de nouveau, et dit : « Tu es le prisonnier ? »

空有玉貌

王振孙 赵少侯 郝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Guy de Maupassant
L'INUTILE BEAUTÉ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空有玉貌
Kongyou Yuma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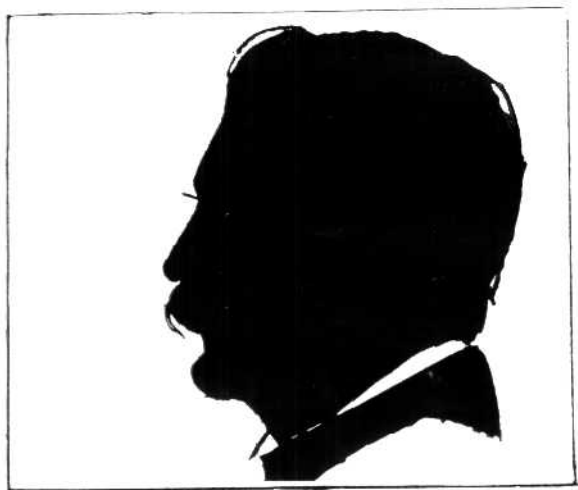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98,000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7}{8}$ 插页 3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4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9,320

ISBN 7-02-001541-7/I·1352 定价 3.15 元



Juy r. d. p. a. s. s. u. n. t.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 作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029-1/E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空有玉貌	1
橄榄园	32
苍蝇	72
淹死的人	88
考验	99
假面具	114
一幅画像	128
残废人	135
院长嬷嬷的二十五法郎	144
一桩离婚案件	153
谁知道呢?	164

空有玉貌*

1

一辆十分华丽的四轮敞篷马车，套着两匹漂亮的黑色骏马，停在一座府第的台阶前面。这是六月末的一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屋顶之间，宽阔的庭院上方的天空充满着暑气，显得分外欢快明亮。

德·马斯卡雷伯爵夫人刚出现在台阶上，正逢她丈夫回家走进院门。他停下几秒钟看看他的妻子，脸色变得有点儿苍白。她是那么漂亮，苗条，长长的鹅蛋脸千娇百媚，象牙色的面色微带金黄，两只灰色的大眼睛上面是一头乌黑乌黑的头发。她看也没有看他一眼便登上了马车，像根本没有发现他一样；她那与众不同的高贵气派，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他的卑劣的醋劲儿又在他的心中翻腾起来。他走过去向她躬身致意，一面说道：

“您是去兜风吗？”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九〇年四月二日至七日的《巴黎回声报》。同年收入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她神态倨傲地从嘴里落出了这么四个字：

“明知故问！”

“是去树林^①吗？”

“有可能。”

“我可以奉陪吗？”

“马车是您的。”

他对他妻子的回答的这种语气毫不为怪，登上马车，坐在她身旁，随后吩咐道：“去树林！”

跟班跳上马车，坐在车夫旁边，两匹马像平时一样，颠着脑袋，踩着蹄儿，把车子拉出大院，拐上大街。

夫妻两人肩并肩坐着，一声不吭。他在捉摸如何开腔，她却始终面孔铁板，使他不敢贸然启齿。

临了，他悄悄伸过手去，像纯属无意似的碰了碰伯爵夫人戴着手套的手，但是伯爵夫人缩回手去的动作那么迅速，说明她对他已厌恶到了极点，尽管他一贯专制独裁，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终于轻轻地说：

“加布里埃尔！”

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干什么？”

“我觉得您很可爱。”

① 树林：指巴黎西郊供上流人士游乐的布洛涅树林。

她没有答理，身子仍旧向后斜靠在马车里，神色就像一个怒气冲冲的王后。

这时候马车驶上了香榭丽舍大街^①，往星形广场的凯旋门方向驶去。在这条长街尽头的那座宏伟建筑在红艳艳的天空中张开了它的巨大的拱门。太阳仿佛落到了它的上面，在天边洒下一大片火红色的尘埃。

两条浩浩荡荡的车流：一条驰向树林，一条返回城里。斜阳的余辉映得马具和车灯上的铜饰、银饰和晶质玻璃闪闪发光。

德·马斯卡雷伯爵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加布里埃尔。”

这时，她再也忍不住了，气乎乎地回答说：

“唉，让我清静清静吧，我求您了。我现在甚至连一个人坐马车的自由也没有了。”

他装作没有听见，接着说：

“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漂亮。”

她肯定已经忍无可忍了，怒形于色地回答说：

“您注意到这一点也是白搭；我向您起誓，我再也不会任凭您摆布了。”

他气得目瞪口呆，粗鲁的性格又显露出来了，喝

^① 香榭丽舍大街：巴黎市内最繁华的一条林荫大道，在其西北面尽头的星形广场上有法国拿破仑一世建于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三六年方才建成的凯旋门。

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这副模样更像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主人，而不像是一个情意绵绵的丈夫。

尽管他们的仆人在隆隆的车声中根本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她还是压低了声音说：

“哦，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总算又看到您的真面目了！您果真要我告诉您吗？”

“是的。”

“要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吗？”

“是的。”

“要我把自从成为您的极端自私自利的牺牲品以后，我心中所有的感受全都告诉您吗？”

他由于惊讶和愤怒，脸涨得通红；他咬牙切齿地咕噜着说：

“是的，请讲。”

他是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蓄着红色的大胡子，风度翩翩。他是一个世家子弟，出入于上流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和一个完美无缺的父亲。

自他们从家里出发以后，她第一次回过头去盯住他的脸说：

“啊，您要听到的可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可是您要知道，我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我将面对一切，我什么都不怕；今天我谁也不怕，更不怕您。”

这时他也盯着她的眼睛看，气得浑身哆嗦。他

低声说道：

“您疯了！”

“不。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忍受十一年以来您强加给我的生儿育女之苦了，再也不愿意受这种讨厌的折磨了！总之，我要像社交界的妇女一样生活，我有这种权利，就像所有的女人都有这种权利一样。”

他的脸色突然又变得苍白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

“不，您是明白的。我生下最后一个孩子至今有三个月了，可是因为我还是很漂亮，因为不论您如何费尽心机想损害我的体型，却几乎都未能如愿，就像您刚才在台阶上看到我时感觉到的一样，所以您认为现在又该是使我怀孕的时候了。”

“您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不，我没有胡说八道。我现在三十岁，已经有了七个孩子；我们结婚十一年了，而您希望再过十年这样的生活，到了那时候，您就不会再嫉妒了。”

他抓住她的胳膊，紧紧地捏着说：

“我不允许您再这样对我说话。”

“而我，我要讲到底，讲到把我要对您讲的话讲完为止；如果您想阻拦我，我就大声嚷嚷，让坐在马车前面的两个仆人听见。我让您上车，就为的这个，因为他们两人是我的证人，可以迫使您约束自己听我说话。请听我说吧，我对您始终有反感，而且我也

从来没有向您掩饰过我的这种情绪，因为我永远不会装假，先生。您不顾我不愿意，娶了我，您强迫我经济困难的双亲把我许配给您，因为您非常有钱，于是他们就硬逼着我嫁给您，使我流了很多眼泪。

“您就这样把我买下来了。一当我落入您的手掌之中，一当我开始成为您的伴侣之后，我是准备和您相依为命的，准备忘记您曾经使用过的那些恫吓和强制的手段，为的是让我只记得我应该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并尽我一切可能来爱您，可是您却开始嫉妒了，您的嫉妒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厉害，那是一种像密探一样下流无耻的嫉妒，这种嫉妒有损于您的名誉，而对我是一种侮辱。结婚还不到八个月，您便处处怀疑我不守妇道，您甚至让人把这种怀疑传言给我听，多大的耻辱啊！因为您对我的美貌毫无办法，没法使我不讨人喜欢，也没法不让人在沙龙^①里和报纸上称我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您就挖空心思要把我和所有那些爱慕者隔开；于是您便想出了这个坏主意，让我永远大腹便便，一直到所有的男人看到我讨厌为止。啊，别赖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懂得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终于猜到了。这件事您甚至还向您妹妹吹嘘过，是她告诉我的；因为她很喜欢我，并且对您这种粗俗下流的行为非常

① 沙龙：在法语中原意是“客厅、会客室”，是西欧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场所。

愤慨。

“喂，别忘了我们一次次的吵架，门撞破了，锁撬坏了！十一年来您让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啊，那是一种被关在种马场里的种母马的生活。我刚一怀孕，您就讨厌我了，于是我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您。我被送到乡下，送到祖传的城堡，送去放青，吃新鲜的草料，下崽。当我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巴黎，一心想稍许过过社交场上富家少妇的生活时，因为我的美貌丝毫未损，还是那么楚楚动人，始终被包围在男人们的敬意之中，于是，您又开始嫉妒了，又一次从那种卑鄙无耻，充满仇恨的欲望——也就是眼下您在我身边所怀有的感情——出发来折磨我。您的欲望并不是要占有我，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您，而是要我变丑。

“除此以外，还有那种可憎的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我捉摸了好久才搞清楚的。我已经变得相当机灵，能把您的行动和思想看得一清二楚。您的安全感来自于您的孩子；在我怀孩子的时候，您便觉得安全。您对孩子的喜爱中怀有对我的厌恶，怀有您暂时得到缓和的卑鄙的恐惧感，怀有看到我怀孕后的喜悦。

“啊，这种喜悦，我已经多次在您身上感到了，我在您的眼睛里看到，并猜到了。您那些孩子，您喜欢他们并不因为他们是您的血肉，而是因为他们是您

胜利的果实。他们是您战胜我，战胜我的青春，战胜我的美貌，战胜我的魅力，战胜人们对我的恭维，战胜在我周围窃窃私语而没有向我直叙他们的爱慕之情的人的证据。您为这些孩子感到骄傲，您炫耀他们，您带他们乘敞篷四轮大马车去布洛涅树林兜风，或是骑着驴子在蒙莫朗西^①游耍。您带他们去剧院看日场演出，为的是让别人看到您和他们在一起，好让大家说：‘多好的父亲！’并且能使这句话到处流传……”

他粗暴地抓住她的手腕，狠命地捏，捏得她痛得讲不出话，差点儿叫出声来。

接着他轻轻地对她说：

“我爱我的孩子，听到了吗！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是可耻的。您是属于我的，我是主人……您的主人……我可以在我高兴的时候向您索取我需要的东西……而且法律也是站在我一边的……”

他那肌肉发达的粗壮的手腕像钳子般紧握着她的手，差点儿要捏碎她的手指。她痛得脸色发青，徒然地想挣脱这只像虎钳般紧箍着她的手，剧痛使她心跳气喘，连眼泪也流出来了。

“您不是很清楚吗？”他说，“我是主人，我比您强。”

^① 蒙莫朗西：巴黎北面的小镇，那儿有蒙莫朗西森林。

他的手稍许松了松。她接着说：

“您认为我是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愣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是。”

“您认为我是相信天主的吧？”

“是的。”

“如果我在存放基督圣体的祭坛前面向您起誓以后再告诉您一些事情，您认为我会撒谎吗？”

“不。”

“您愿不愿意陪我到教堂里去一次？”

“去干什么？”

“您就会知道的。您愿不愿意？”

“如果您一定要去，就去吧。”

她提高嗓门喊道：

“菲利普！”

车夫稍稍低了低头，眼睛还是盯着他的两匹马，就像只有他两只耳朵转向了他的女主人。女主人接着吩咐说：

“去圣菲利普-杜罗尔教堂。”

已经抵达布洛涅树林入口处的四轮马车掉过头来，又往巴黎驶去。

在这次新的旅程中，夫妻两人没有再讲过一句话。马车来到教堂门口停下，德·马斯卡雷夫人跳下车子，走进教堂，伯爵在她身后几步跟着她。

她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到祭坛前的栅栏跟前，跪倒在一把椅子前面，双手掩住面孔开始祈祷。她祈祷了很长时间；她丈夫站在她身后，发现她在哭泣。她无声地哭着，就像一个极度悲痛的女人一样。她的身子在一起一伏，每次起伏后都微微抽泣一次，抽泣声被淹没在她的手指里面。

可是德·马斯卡雷伯爵认为这个场面延续的时间太长了，他碰了碰她的肩膀。

这一接触使她像被火灼了似的惊醒过来。她站起身来，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要对您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我什么也不怕，您可以随便处置我。如果您喜欢，您可以把我杀了。您那些孩子中间，有一个不是您生的。我对面前的天主起誓，我讲的是真话。这是我对您的唯一的报复，对您的可耻的专横暴虐的报复，对您强要我忍受生儿育女之苦的报复。谁是我的情人呢？您永远不会知道！您将怀疑所有的人，可是您绝对发现不了。我之所以委身于他，既不是为了爱情，也不是为了享乐，而仅仅是为了欺骗您。而他，他和我生了一个孩子，是哪个孩子呢？您也永远不会知道。我有七个孩子，您去找吧！这件事，我原来准备以后再告诉您，要等很久以后再告诉您，因为要用欺骗的方法来报复一个男人，只有让他知道后 才能 达到目的，可是您今天逼着我讲出来了。我的话说完